

古文辭類纂

光緒二十六年夏月
新化三味書室重刊

古文辭類纂序目

桐城姚鼐纂集

鼐少聞古文法于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實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足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韓退之原道原性原毀諱辨對禹問獲麟解

改葬服議師說爭臣論守戒雜說四首伯

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歐陽永叔本論

二首錄其二

朋黨論

爲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書

錄四首孫武六國高帝項籍

衡論

錄三首御將申法田制

蘇子瞻志林

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

論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其

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諸侯王表序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

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 張中丞傳後

敘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史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

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書魏鄭公傳後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汧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船三集序 倪司城詩集序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寅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

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龜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疏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吾邱子籟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上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復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

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訟陳湯疏

耿育訟甘陳疏

賈讓治河奏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

韓退之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讎狀

潮州刺史謝上

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蘇子瞻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

書 關丘合祭六議劄子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

戒疏

右奏議類上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首

蘇子瞻對制科策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

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三首

錄中下
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交 說齊以兵舍于

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

燕昭王書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王止伐魏

解受魏壁

馬

黃歇上秦昭王書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警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王生與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

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鑿

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

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徯中行書 與孟東野

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

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寄汝州盧郎中論

薦侯喜狀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

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

書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于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 含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

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冊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 填序 贈

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

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轉運使韓侍御

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

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送徐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送徐

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送江任序 送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

傅向老令瑞安序 送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

說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

蘇子瞻太息一首 贈秦少章 日喻二首 贈吳彥律 稼說一首 贈張

琥 蘇子瞻太息一首 贈秦少章 日喻二首 贈吳彥律 稼說一首 贈張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戴素庵

七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

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翁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

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某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
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
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
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
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祖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

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賑貸詔 賜南越王趙佗書 二年議犯

法相坐詔 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前六年遺匈奴書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

言詔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

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

詔 元封五年求賢詔 元封五年求賢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

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馬武詔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鱸魚文

韓退之鱸魚文

韓退之鱸魚文

韓退之鱸魚文

韓退之鱸魚文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
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圻者種樹之流而已
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
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
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
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
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
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

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圻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

二孝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

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

方氏 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

碑誌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局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

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泰山刻石文 琅邪臺刻石文 之罘刻石文 東觀

刻石文 碣石刻石文 會稽刻石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

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

廟碑銘

蘇子瞻表忠觀碑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

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公墓誌

銘 柳子厚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

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

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

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

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

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南法曹參軍

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女孥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

王公神道碑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右班殿直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 黃夢升墓誌

銘 張子野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徂徠先生墓誌

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梅

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

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

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

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

孫君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荆湖北

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公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

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

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

溪吳君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曾公夫人萬年縣大君黃氏

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

誌銘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

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臬杜蒼略先生墓表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于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
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
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
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

西水門記 題李生壁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燕遊記

鈞鐔潭記 鈞鐔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

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

池序 序飲 序棋

李習之來南錄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

美堂記 豐樂亭記 菱溪石記 峴山亭記 游儵亭

記 眞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

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災記 擬峴臺記 廣

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韓魏公醉

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

王介甫慈溪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

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鼠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

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

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徐州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

贊頌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說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宋玉九辨 招魂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

好色賦 對楚王問

景差大招

楚人以弋說楚王

莊辛說襄王

賈生惜誓 鵬鳥賦

枚乘七發八首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答客難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

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

古文辭類賦

卷目

五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

張平子二京賦 思元賦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鶴鵠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

五首錄一

祭河南張員

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韓助教文

祭

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

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

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

易占文 祭李省副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

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于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于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

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陽湖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願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字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峰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

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峰、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已，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徧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闕焉。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

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不
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
矣。先生爲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
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
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
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
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二卷。九經說十七卷。
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若干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
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撰。

論辨類一

古文辭類纂一

賈生過秦論上。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閱肆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
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
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

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

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關。

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譏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

遠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

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猶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爲秦。

王似諱惡暴秦不稱其諱。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

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

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
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
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
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
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鉤

戰長鑿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

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戢戢。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

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生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
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
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
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
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
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

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
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
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
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
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
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
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五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

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纂一

一、此篇見於《古文辭類纂》卷一，其文辭古雅，為後世所重。其辭曰：「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自不可及。而君子之於天下也，自不可及。而君子之於天下也，自不可及。」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

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

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淫
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
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
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此段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佛帝

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

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

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此段關老仍承上害至為備患
生為防意茅順甫云正警雜迷

各無數語
筆力天縱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
無君若周召共和

之年而禮義不
廢公意益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

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此段闕佛承棄

君臣父子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

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

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

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

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

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黃鳴先生曰。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習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劉海峯先生云。結處反覆辯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

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復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巨與藎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

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澌勢乘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
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
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
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
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
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
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
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
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
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
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
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

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推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推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

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返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

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甯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聖人之教。以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
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
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
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
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醫
樂師百工未嘗
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
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
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苾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竊按此文風格蓋出于左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

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

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

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于山者。知

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窬竅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于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

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因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開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敷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韓退之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能，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曰：「世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亦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崑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乎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

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
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
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
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
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
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柳子厚封建論。

眞西山云：此篇閒架宏闊，辯論雄俊，眞可爲作文之法。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
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日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
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

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

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慙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制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

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

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人怨皆是民字避諱後未

取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閒犇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

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

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

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

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

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

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理人之臣謂治統於丞相御史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

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

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

亂人亦當作亂民

戚之而已

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

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

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

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

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

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

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

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

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

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
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
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
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
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
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
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
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
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

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

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

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

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真小丈夫歟

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舊唐書

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為周公說苑

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為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鞅。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方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蔽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鳴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
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
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下

海峯先生云文特勁健而飄洒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
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
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
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
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
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
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
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

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卷之二十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詩為詩之法從經詩體雖未成詩每賦亦大類矣

古文辭類纂卷之二十自異苑金縷曲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

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節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
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
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
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
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
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
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
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
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
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
而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
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

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間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
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純熟中心有
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
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
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太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
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
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
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清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

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
不煩廣詢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
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
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
泰帝忠晉祖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
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
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
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
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
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
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
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辭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矢眾心而斂國怨乎。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

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

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于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間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子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

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
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
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
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
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
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
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曾子固唐論

九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
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
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
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

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
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強者
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
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
其法莫盡於太宗之爲君也詎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
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
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
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
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
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
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
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
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

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
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
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
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
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
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
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
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
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
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
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十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
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

禹之於唐。入元。入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

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

秘
讀

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

奇於執。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明允樂論。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孀娜百折。無限烟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疏。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

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日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堊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

其。堊。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日。日。者。日。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

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搏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搏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

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
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
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
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
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
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
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
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
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
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
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

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平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

使其文有反覆之勢。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
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
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
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
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
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
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
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
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
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
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
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

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呀又甚矣如曰
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
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
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
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
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
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
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
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
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
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

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懼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

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慝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

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

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

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
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
澤封朱建以富貴餽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
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
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
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
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
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
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違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

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
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
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
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
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
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
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
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
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
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
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

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身。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甯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身。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身。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顯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

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身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間。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

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鱗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

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益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

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心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蘇明允權書入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

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

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明允權書九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

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用。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誦護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

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權書十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

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

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

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明允衡論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

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蹏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蹏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蹏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至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

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閒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大雀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

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夫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

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
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
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明允衡論七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
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
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
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
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
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
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
屬吏在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
之良民媿矣不若古之治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

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
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
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
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
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
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鸞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
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
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
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
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
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
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
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

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
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投之
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
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
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
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
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
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
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
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
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

以備縣官之公糶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
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
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
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
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
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
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
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
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
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散法以爲姦而吾以爲
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

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蘇明允衡論十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摧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

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閒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

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澮遂上有

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
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
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
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
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
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
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
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
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
遽能如此也其所自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

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被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

樂輸於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用其田之歸而歸其田之歸難賦之其田何以變變效也
古文辭類纂三坐七碑錄不余乎天不不熾足不熾效不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

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不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

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
疆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
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
晉雖疆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
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
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
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也

蘇子瞻志林

魯隱公。

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
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
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耳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

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
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
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
侍中嘗諂司馬頡儻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
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
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
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
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
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
子可以觀覽焉晉書曰

蘇子瞻志林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

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
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
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
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
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
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
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
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
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
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
見逃隱於海上因吾與富貴而誦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
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

歎而深悲焉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
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
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
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
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
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
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
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
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
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

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

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
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于
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
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
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
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
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
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
之所及也哉

蘇子瞻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
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
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
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
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
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
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
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
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其禍敗必出于智所
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
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

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
生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
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
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
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
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
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
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
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
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
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
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

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雷死而不請如戾

太子之悍則甯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蘇子瞻志林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

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闢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弑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噫。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

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

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箠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

雙起雙承卻筆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勢變幻不覺

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箠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

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

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

故臨大事而不亂。唐應德云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

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

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

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于舜

是

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
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
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
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
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
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
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辦大事反而兩層卻分置兩處俱是文字
變幻處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
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
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

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乎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諱。故爲

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
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
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
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
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
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
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
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
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
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
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
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

古文爾雅類纂 卷四
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
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
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
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
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
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
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
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
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
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

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 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

利用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
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
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
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
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闊其衣以黼黻文
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
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
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
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
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
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
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

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

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手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九歎切。澳，忍之。流俗王逸云：垢濁也。卽鮮腆字。彼其

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

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

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艱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

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凡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蘇子瞻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

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

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

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于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

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于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蓋塢先生云易崔允之名以廟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于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日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

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閒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干

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古文辭類纂四
至氣類似其既豈不真與哉昔夫習詩經

論辨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

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天子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田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

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

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
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
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乎蓋嘗
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
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
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
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
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
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
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
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

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

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綰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

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漚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
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漚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
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漚因之號召七國
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
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
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
忍而不削漚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
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
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
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
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
矣

矣

圖卷之四末至其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絲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

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
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
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
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三河之固。而不敢拔也。此二患者。
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
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
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
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閒。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
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
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
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
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閒。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

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土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

之臣亦不至于乘隙聞讐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

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
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
甯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
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
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
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厯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
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
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
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

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願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

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于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

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甯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木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

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揚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
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
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
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
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
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
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閒其道固有以包容
之也夫所惡揚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
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
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訾之大盜至肱篋探囊則荷戈戟以
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

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
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眾起而排之此不足
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
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
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
曾子似子貢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
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
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
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
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